

戰國鈐印分域編



莊新興
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戰
國
鈇
印
分
域
編

莊新興
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戰國鈐印分域編 / 莊新興編著. —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1.10

ISBN 7-80622-522-6

I. 戰... II. 莊... III. 古印文字—研究—中國—戰國時代 IV. K877.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45334 號

責任編輯 童辰翊

裝幀設計 曉 斐

技術編輯 張偉群

戰國鈐印分域編

莊新興編著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書店出版社

經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刷

上海展望印刷廠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 十六開

印張

四十一·三七五

版次

二〇〇一年十月第一版

印次

二〇〇一年十月第一次

印數

一·一〇〇〇冊

書號

ISBN 7-80622-522-6 / J·170

定價

壹佰柒拾伍圓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戰
國
鈐
印
分
域
考



戰國鈐印分域考

莊新興

早在西周建國之初，周王朝就在各地設置了許多諸侯國。以後，經過長期的發展，諸侯國各自爲政，逐漸壯大。到了周都東遷洛邑之後的春秋時期，周王之權急劇衰落，一些強大的諸侯國在政治、軍事方面相繼爭霸稱雄，周王的君位和特權至此已形同虛設。從春秋早中期起，那些強大的諸侯國，由於在文化藝術方面不斷按自己的審美觀點和地域習俗進行發展，因而在文化藝術方面也開始出現地域性傾向。隨着這一趨勢的繼續發展，到了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時，一些強大諸侯國的文化藝術，其地域性特征已頗鮮明，這在大量出土的該時期器物的造型、紋飾等諸方面均不難察覺。當時各國的文字，在實際使用中因受不同政治、文化藝術發展的影響而發展，也初步形成了以域相異的面貌。文字面貌以域相異的情況，到戰國中後期已頗爲嚴重。戰國時期，在歷史上有記載的國家頗多，其中的強國在政治、軍事、文化藝術和文字諸方面大多獨自發展；弱國、小國在政治、軍事上只能依附於相鄰的某一強國，其文化藝術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相應受到該相鄰強國的影響，所使用的文字嚴重受到相鄰強國的影響也爲必然之事。根據戰國時期文字面貌相異的具體情況，並結合它們與地域方面的不同關係，作一綜合性的分析，戰國時期的文字大致可劃分爲五大體系，即燕系、齊系、楚系、晉系和秦系。

鈐印是人們抑印不同所需文字的實用之物，以文字爲其根本。戰國鈐印，所用的必然是戰國時

期的文字，不同地域所製者使用的也當然是不同地域體系的文字。爲此，戰國鈐印以其所用文字的面貌而論，也同樣可劃分爲燕系、齊系、楚系、晉系和秦系五大體系。

一 燕系鈐印

燕國在戰國時地處東周疆域之東北部，國土頗爲遼闊。它雖爲戰國七雄之一，軍事力量却在七雄中相對較弱。由於其戰事較少，國家的局勢也較穩定，這對文化的獨自發展具有相當的益處，其文字也正是在這種環境中形成了獨特的風格。燕國文字，筆勢大多具辛辣陽剛之態，這大概與長期同夷狄雜處的北地人士多粗獷豪邁之氣性格的融入不無關係。以文字的結構、筆勢、體態綜合而論，燕國文字和其他地區的文字相較，面貌明顯獨特，以此能被單獨劃稱爲燕系文字。必然以燕系文字製作的燕國鈐印也相應被稱爲燕系鈐印。

一九七三年，河北易縣燕下都第二三號遺址出土了一百多件戰國時期的銅戈，有銘文者共計一百件。根據銘文中涉及的名義督造者人名『鄼（燕）王職』、『鄼（燕）王詈』、『鄼（燕）王戎人』、『鄼（燕）王喜』，可知這些戈皆爲燕國兵器，銘文也皆爲燕國文字無疑。其中的一號戈背面銘文中有一『都』字，作『𡗗』形。排比戰國有關『都』的文字資料，見於《季木藏陶》的齊陶文『平都□□左□□男鈐』之『都』作『𡗗』，楚包山楚簡作『𡗗』、『𡗗』，爲戰國晉系文字之母『侯馬盟書』的『都』作『𡗗』，秦『廿年相邦冉戈』銘文之『都』作『𡗗』，燕文字『都』的寫法在結構、筆勢方面極爲獨特。將燕文字『都』的寫法去核對戰國鈐印中的帶『都』字者，可輕而易舉地勘得很多燕國官鈐，如『邪都司徒』（圖3）、『岡陰都司徒』（圖9）、『夏屋都司徒』（圖4）、『文安都司徒』（圖6）、『洵城都司徒』（圖8）、『方城都司徒』（圖11）、『倪

陰都司徒』(圖12)、『櫃陽都左司馬』(圖21)、『武尚都丞』(圖29)、『閔陽都□皇』(圖36)、『舛城都枋郟左』(圖41)、『甫陽都封人』(圖45)、『莛都封人』(圖46)、『□都司工』(圖49)、『平□都銖』(圖50)、『單佑都市銖』(圖51)、『莛都市銖』(圖53)、『桤渾都廩銖』(圖54)、『日庚都萃車馬』(圖57)、『單佑都市王□銖』(圖60)、『中陽都加王□』(圖58)、『□陽都銖』(圖68)等約五十鈕。這些官銖中的陰文者，銖文皆出於鑿製，文字的豎畫和斜畫一般皆作方首尖尾狀，極爲生澀勁辣，風格一致。再查考這些銖印的地名，『洵城』、『夏屋』、『郟(涿)』、『方城』等地名在燕境內也確實存在。

以上考得的『單佑都市王□銖』、『中陽都加王□』、『□陽都銖』，銖面之形均作長條狀。將戰國官銖中所有的其他長條者『東陽安澤王□銖』(圖59)、『大司徒長□乘』(圖61)、『洵山金貞銖』(圖62)、『陽文□銖』(圖63)、『外□銖』(圖64)、『左軍丞銖』(圖65)、『中軍生車』(圖66)、『右朱貞銖』(圖67)、『中軍丞』(圖69)等與它們相比較，可發現兩者間關密切，凡所用的『中』皆作燕文字獨有的『𠂔』形，銖稱中都帶僅見於戰國長條官銖的『□』、『銖』或『□銖』，文字形體也相類，以此可證戰國時期的長條官銖無不皆爲燕國之物。以『中』字的特色寫法，還可轉考出戰國私銖中的『中』(圖70)、『中行轄』(圖468)、『中生狗』(圖476)等爲燕國之物。

剖析燕國官銖中『都』字的邑部寫法，有『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出土於燕下都第二三號遺址的九十多件銅戈銘文中的『郟』，邑部也作如此相類寫法。這種類型寫法的『邑』，與已定論的戰國時期其他國文字中的邑部相異，當爲燕國所獨有。通過這種類型寫法的邑部，可以勘測出一批帶邑部的燕國文字和燕國銖印。在戰國私銖中，銖文邑部作此類型寫法的有

『鄒生□』(圖306)、『邢得』(圖342)、『郅居』(圖388)、『鄒縵』(圖389)、『鄒□』(圖390)、『鄒伯□』(圖580)、『鄒伯甘單』(圖581)、『齊刁』(圖210)、『齊□』(圖211)、『齊君水』(圖212)、『□封』(圖424)、『□閔齊』(圖475)等，均為燕國之物。在這些鈐中，『齊』字和『封』字在寫法上均增邑部。分析上述燕國鈐中帶邑部字的構造，『齊』、『鄒』二字的『邑』部下綴，『都』、『鄒』、『邢』、『郅』四字的邑部均置於字的左半部，鈐文『鄒』的邑部被置於中部，其中邑部被置於文字左半部者最為常見，無一置於文字的右半部。上述其中的『鄒伯甘單』，復姓『鄒伯』二字相連作合文。此鈐之『伯』字，舊不識，可能因其中部之橫畫異變方向成豎畫之故。在戰國文字中，筆畫方向異變的文字不算少見。前所舉『陽文□端』之『陽』的日部，中部之筆畫也為方向異變之例。

分析那些帶邑部文字的燕鈐中的其他文字，又能轉勘出另一批燕鈐。

前已考得的『邢得』，其『得』字之『寸』部作『彡』形。查閱燕文字資料，《季木藏陶》所載燕陶文『匄攻得』的『得』之寸部也作如此結構，燕下都二三號遺址出土的一〇七號戈銘文『匄』之寸部也是如此結構。寸部作『彡』形，明顯不同於其他國家寸部的寫法，為燕文字特色。以此形的寸部作考證依據，可推斷出『韓得』(圖195)、『余得』(圖207)、『王得』(圖238、243)、『𡈼𡈼』(圖295)、『衛得』(圖330)、『焦匄』(圖430)、『公孫𡈼』(圖567)、『長孫得』(圖582)等私鈐為燕器。

根據前已考得的『□封』(圖424)，發現『封』的這一特別寫法僅屬燕文字，以此可證得『率加封』(圖504)為燕國私鈐，『□悅封』(圖47)為燕官鈐。對照前已考得的『甫陽都封人』(圖45)和『𡈼都封人』(圖46)兩鈐所用的『封』，便可知燕文字『封』的寫法既可從邑，也可不

從邑。

燕國官銓『舛城都枋郟左』(圖41)之『舛』，其公部作『𠂔』，『𠂔』的中部加飾筆『·』，戰國時其他國家的『公』字絕無如此寫法，唯燕國爲之。根據『公』字的寫法，可得知『松煙』(圖343)、『公孫乘』(圖522)、『公孫□』(圖523)、『公孫枋』(圖525)、『公孫瘦』(圖530)、『公孫秦』(圖536)、『公孫郕』(圖539)、『公孫張』(圖541)、『公孫章』(圖542)、『公孫𢇛』(圖544)、『公孫敏』(圖548)、『公孫寅』(圖551)、『公孫生驕』(圖555)、『公孫安』(圖559)、『公孫訢』(圖568)、『公孫𢇛』(圖562)、『公孫生良』(圖577)、『公孫倚』(圖578)等爲戰國時期的燕國私銓。

燕國銓『閔陽都□皇』(圖36)的『閔』字之支部，結構頗奇，在字右下脚筆畫的左方添加一畫與其平行的裝飾性筆畫，寫作『𠂔』形。根據地域關係已有定論的戰國文字資料，唯有燕國文字用這種結構，燕國陶文『𠂔攻鞭』、『𠂔攻得』、『𠂔攻訢』、『𠂔攻午』、『𠂔攻謀』、『𠂔攻考』中『攻』的支部作如此寫法，燕『廿年距末』銘中『攻』的支部作如此寫法，燕『左軍工椽里癩戈』銘文中『𠂔』的支部寫法也爲如此，燕下都三三號遺址中出土的不少銅戈上的銘文中有關字的支部也作如此寫法。將支部作此形的銓文，在『長生𠂔』(圖142)、『韓𠂔』(圖198)、『𠂔□』(圖285)、『𠂔尊』(圖286)、『𠂔𠂔』(圖287)、『𠂔𠂔』(圖288)、『𠂔𠂔』(圖289)、『𠂔生𠂔』(圖290)、『𠂔𠂔』(圖291)、『𠂔𠂔』(圖292)、『𠂔𠂔』(圖293)、『𠂔𠂔/□銓』(圖594)、『𠂔𠂔』(圖396)、『公孫𠂔』(圖533)等戰國銓中都有反映，可知這些都是燕國私銓。

燕國『夏屋都司徒』(圖4)、『𠂔都司徒』(圖3)、『𠂔陰都司徒』(圖12)諸官銓文中

『徒』的走部作『𠂔』、『𠂔』、『𠂔』之形，戰國陶文『匍攻得』和前文已考得的『余得』、『王得』、『衛得』、『長孫得』諸私鈐中『得』（在燕文字中從走部）的走部也作此形，這是戰國文字中具有燕文字色彩的寫法。按走部的這些寫法，可證戰國時期的『長逐』（圖104）、『宋巡』（圖147）、『韓巡』（圖197）、『茸𠂔』（圖215）、『文𠂔』（圖219）、『王𠂔』（圖226）、『衛生𠂔』（圖333）、『𠂔巡』（圖340）、『𠂔𠂔』（圖385）、『𠂔𠂔』（圖386）、『𠂔𠂔』（圖392）、『𠂔生僑』（圖473）、『率加𠂔』（圖503）等私鈐皆為燕國所製。在此處值得一提是燕國有關走部字方面存在的一種特殊現象，即有以走部替代走部使用的現象。

燕官鈐『庚都右司馬』（圖13）、『𠂔都右司馬』（圖14）、『鄴都右司馬』（圖16）、『𠂔陽都左司馬』（圖21）、『日庚都萃車馬』（圖57）中的『馬』作『𠂔』、『𠂔』、『𠂔』、『𠂔』等形，燕下都二三號遺址五五號戈銘文『馬』作『𠂔』形，均不同於燕國以外任何地區『馬』字的寫法，具有獨特面貌。在戰國鈐中凡有『馬』字或馬部有作此形的字必然為燕國之物，如『文𠂔』（圖221）、『𠂔生𠂔』（圖290）、『丘𠂔𠂔』（圖459）、『栗師𠂔』（圖460）、『𠂔馬𠂔』（圖463）、『司馬思』（圖480）、『司馬敏』（圖481）、『司馬𠂔』（圖482）、『司馬𠂔』（圖483）、『司馬𠂔』（圖484）、『司馬城』（圖485）、『司馬戊』（圖486）皆為燕國私鈐。燕文字『馬』另有一種特別的寫法，寫作『𠂔』、『𠂔』，這在前面已作考證的『公孫生𠂔』燕鈐中已經發現，以此可判斷鈐文馬部作此形的『𠂔』（圖89）、『長𠂔』（圖107）、『𠂔𠂔』（圖283）也為燕國私鈐。

燕『廿年距末』銘中『張』字的長部作『𠂔』，燕下都二三號遺址出土的九五號、一〇七號兩銅戈銘中『張』的長部作『𠂔』，前面已考得的燕官鈐『大司徒長𠂔乘』（圖61）中的『長』作

『𠂔』，右下脚的中部均加飾筆。『長』的右下脚加飾筆的寫法，在戰國文字中唯見於燕國和秦國文字，然而這兩國『長』的主體結構完全不同，上面例舉中『長』字的這類寫法為燕文字所有。核對戰國鈐印，『長平但君室鈐』（圖2）、『長寘』（圖95）、『長悅』（圖97）、『長丙』（圖99）、『長癸』（圖101）、『長逐』（圖104）、『長力』（圖106）、『長章』（圖121、122）、『長中』（圖123）『𠂔訖』（圖119）、『長市』（圖124）、『長𠂔』（圖132）、『韓張』（圖194）、『王張』（圖247）、『範張』（圖320）、『尹張』（圖351）、『𠂔張』（圖373）、『𠂔張』（圖414）、『公孫張』（圖541）、『長孫得』（圖582）、『長丙』（圖587、588）、『長生』（圖590）、『長詒／千秋』（圖598）等鈐中的『長』都為燕文字結構，這些鈐印皆為燕國之物。

『頁』和『長』字一樣，也在右下脚加飾筆作『𠂔』形，這在根據『都』字考得的『𠂔（夏）屋都司徒』（圖4）、『𠂔（夏）屋都左司馬』（圖22）、『𠂔（夏）屋都丞』（圖31）三鈕燕官鈐的『𠂔』（夏）字中已見到。『頁』作如此寫法，唯見於燕文字。據此，『王顓』（圖234）、『喬顓』（圖274、277）、『𠂔（夏）𠂔』（圖415）等為燕國私鈐。

帶『長』字的燕鈐『長章』（圖121、122）的『章』，下橫畫筆勢異特，作『𠂔』形，其他國的『章』在書寫中無此種筆勢，是燕文字中用筆頗為特別的一個字。根據這一點，在戰國鈐印中可找出相關的『正章』（圖148）、『王章』（圖222）、『𠂔章』（圖323）、『𠂔章』（圖380）、『刑章』（圖402）、『公孫章』（圖542）等燕國私鈐。

在剛考得的『𠂔章』、『𠂔章』兩鈐中，『𠂔』和『𠂔』兩字的犬（𠂔）部作『𠂔』形，結構與已定論的齊、楚、晉、秦系文字中犬部的寫法完全不同，是又一別具一格寫法的燕文字部首，由此可證得『陽猜』（圖303）、『範猜』（圖318）、『𠂔𠂔』（圖324）、『𠂔𠂔』（圖376）、

『猗佚』(圖377)、『猗騎』(圖378)、『猗齊』(圖379)、『猗〇』(圖381)、『猗生〇』(圖382)、『猗軍』(圖383)、『中生狗』(圖476)、『始生猗悅』(圖477)等為燕國私鈐。其中『陽猜』和『範猜』兩鈐的『猜』字，舊釋為『猜』。湖南省博物館所藏秦印『女不害』之『害』的主部，寫法與『陽猜』和『範猜』之『猜』的主部相同，均參頗濃的隸意作『王』形。以『女不害』印為佐證，可知此兩鈐之舊釋有誤。

通過前面已考得的『刑章』(圖402)、『剗』(圖385)、『𠂔剗』(圖295)等燕鈐，可發現它們鈐文中所用的刀(𠂔)部均作『𠂔』形，與燕下都二三號遺址出土的九五、一〇七號銅戈銘文中出現的刀部同形，且多置於文字的左部。核對那些地域關係已定論的戰國文字，刀部作此形且多置於文字左半部者，僅見於燕國文字。根據這一情況，可將『刑』(圖83)、『侯疵』(圖162)、『韓剗』(圖191)、『文剗』(圖216)、『王剗』(圖224)、『王剗』(圖228)、『王生剗』(圖250)、『尹剗』(圖349)、『刑謹』(圖400)、『刑莫』(圖401)、『幻剗』(圖422)、『叔剗』(圖462)、『公孫剗』(圖532)等無疑地定為燕私鈐。

前文已定為燕鈐的『刑謹』(圖400)、『長訥』(圖119)、『𠂔陰都信𠂔左』(圖42)中的『謹』、『訥』、『信』，其言部作『𠂔』、『𠂔』、『𠂔』形，前兩者上部之點作豎狀并與第一橫畫相連，後者上部之點作一小圓點而不與第一橫畫相連，三者的上半區和下半區均用一豎畫相貫連，非燕國地區的『言』均無此寫法。以燕地這一特別寫法的『言』去對照戰國鈐印，可知道『信城侯』(圖1)、『諫』(圖79)、『詎』(圖78)、『韓詎』(圖167)、『韓諫』(圖168)、『王生信』(圖251)、『喬詎』(圖281)、『𠂔訥』(圖289)、『陽諫』(圖297)、『離詎』(圖312)、『𠂔訥』(圖348)、『旅信』(圖428)、『大諫』(圖447)、『𠂔諱』

（圖466）、『詒生諫』（圖471）、『率加謹』（圖496）、『率加信』（圖500）、『公孫訢』（圖568）等鈐皆出於燕國所製。分析其中的『信城侯』之『信』字，發現它不從『人』而從『弓』，前已考得的『迈生僑』之『僑』字也不從『人』而從『弓』，可見燕文字有『人』與『弓』混用的現象。在燕文字『人』與『弓』混用方面，僅見以『弓』代『人』，却不見以『人』代『弓』的用法。

燕下都二三號遺址出土的一〇七號戈銘文『虜』的虎部作『𠂔』形，比較戰國時期地域關係明確的文字資料，齊、楚、晉、秦四系文字皆無此寫法，僅見於燕國文字。在戰國鈐中，『虜𠂔』（圖406）、『虜𠂔』（圖407）、『虜𠂔』（圖408）、『虜生佑』（圖409）、『虜𠂔』（圖410）、『虜𠂔』（圖411）等鈐的鈐文中都存在燕文字結構的虎部的字，它們皆可被證為燕國之物。

對前面已考得的燕鈐『妘城都枋郟左』、『文安都司徒』、『公孫安』、『鄼伯𠂔』、『鄼伯甘單』中所用的女部作一研究，可知在戰國時唯獨燕國『女』字的上部兩橫畫之右端不相連而作開口狀，以此可考得戰國鈐『王相如』（圖239、240）、『王濩』（圖246）、『喬安』（圖265）、『孟安』（圖368）、『𠂔安』（圖452）等皆為燕器。

從前面已作考證的燕國以『公孫』作姓的一大批私鈐分析，其中的『孫』字無一不作『𠂔』形結構，左『系』右『子』，『子』和『系』的位置安排均與其他地區的『孫』字相異，據此『喬生孫』（圖276）、『孫陣』（圖359）、『孫乘』（圖360）可被考為燕國所製。其中『孫乘』的『乘』字本身也是燕文字的特有寫法。

已被考證為燕鈐的『長癭』（圖101）、『松癭』（圖343）、『公孫癭』（圖530）所用的『𠂔』形，其中『𠂔』的豎撇尾部向左折出，與同時期燕國之外的文字作比較研究，發現這是

燕鈐文字的又一種特色寫法，戰國時期的『疋瘥』(圖151)、『文疾』(圖218)、『王瘥』(圖227)、『王疽』(圖249)、『喬瘥』(圖278)、『疋瘥』(圖384)、『𠄎瘥』(圖423)、『西方疾』(圖493)、『率加疾』(圖517)等因其中文字的疋部有此特點而也可被證為燕國的私鈐。

通過『燕王喜劍』和燕下都二三號遺址出土的『燕王喜鋸』、『燕王𠄎鋸』的銘文，可知燕國文字的『喜』作『𠄎』、『𠄎』作『𠄎』，『王喜』(圖235、236)、『公孫𠄎』(圖562)由此被說明是燕私鈐。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公孫𠄎』鈐製於燕王𠄎時代或之後、『王喜』鈐製於燕王喜時代，那么在戰國後期并不存在百姓起名字需避諱國君之名的社會習俗了。

經過對燕國鈐印的考證，我們可以發現，燕國官鈐的鈐面形狀大多數為方形，少數為長條形。在佈局方面，它們之中除少數的陽文長條形鈐多不加邊框外，方形的陽文鈐都有邊框，出土於河北唐山地區的陽文鈐『武城□皇』(圖52)還使用了田字格；陰文官鈐一般加用邊框，唯『寵佑左司馬』在兩行豎排的鈐文間添加了一豎欄。

燕國私鈐的鈐面形狀豐富多采，有方、長、圓、鷄心、新月、鰲等形。在佈局方面，一般的陽文鈐均加邊框，邊框粗細不一，細者與文字筆畫相類，粗者為文字綫條的數倍；圓形陽文『胥莫』(圖341)、『公孫馬』(圖566)之類的鈐較為特別，在圓形外框內再加四角與外框相抵連的方框，後者還在圓形與方形的兩框空間添加起裝飾作用的短直綫，鈐文均被佈排在方框內。陰文私鈐，除目前所見的『王疽』(圖249)一鈕外，都帶有邊框，框綫基本上與鈐文筆畫等粗，個別的兩行鈐文之間還加隔一豎欄。在燕國私鈐的佈局中，最能引人注目的要數『公孫倚』(圖578)和『公孫生□』(圖579)兩鈐，將陰文與陽文合用於一鈐，鈐的一半用陰文，另一半用陽文，外加邊框，在戰國鈐中僅見於此兩例的陰陽相間形式為後世以漢為主的陰陽相間佈局開了先河。有趣的還有『栗師𠄎』

(圖461)、『叔𠔁』(圖462)兩私鈐，兩者的『𠔁』字在佈局中均倒置。文字倒置，在數量極大的戰國鈐中罕見之極。當時人們在鈐印中將文字這樣倒置，今天已難知其為何用意。在漢代的吉語印佈局中也有倒置印文的，但頗為少見，如『天下大明／幸事』兩面印之『幸』倒置，可能有與如今將『福』字倒貼於門上同樣的含意，隱寓『到』的意思。

在對鈐體的利用方面，燕國私鈐已使用了兩面鈐的製作方法，將扁方體鈐的兩個大方面皆鑄製鈐文，鈐體的另兩對面開對穿的孔，可繫帶後供佩挂。燕兩面鈐的兩個鈐面上的鈐文，內容安排不盡相同，或一面姓名、一面名，或一面姓名、一面吉語，或一面姓名、一面成語。

在春秋戰國時期，有些器物的銘文以華麗的美術體鳥蟲書為之。然而，戰國時期燕國的鳥蟲銘文，至今未能發現。其實，燕國也使用鳥蟲書，在經考證所得的燕國私鈐中就發現了鳥蟲書。『長冥』(圖95)、『韓張』(圖174)、『王張』(圖247)、『胥留』(圖339)、『□臣』(圖425)、『公孫秦』(圖536)、『公孫鄆』(圖539)、『始生惕悅』(圖477)等燕私鈐就向人們展示了燕國鳥蟲書的風采。這些私鈐中的『長』、『張』、『胥』、『留』、『臣』、『秦』、『鄆』等字，有些筆畫純以鳥形為之，其中具象者鳥的嘴、頭、眼、身、翅等都極為清晰可辨，較抽象者鳥的形狀也頗為明顯，實實在在是一種標準的鳥書。戰國時代裝飾於各類器物上的鳥形圖案，可能就是古人想象中的代表四方神之一的神鳥朱雀。如果確是這樣，燕國鳥書私鈐中作為筆畫的鳥形，自然是當時燕人想象中的朱雀形象之一了。

二 齊系鈐印

齊系文字，係以作為其主體面貌的齊國文字及與齊國文字結構、筆勢、體態特點相類的齊國周圍

其他國家文字所合而成。戰國早期，齊系文字的使用區域，在齊、魯、邾、莒等國。戰國中後期，齊併吞宋，齊系文字的使用區域又當擴大到原來的宋國疆域；當魯和莒被楚所滅之後，原魯、莒疆域地區使用的文字也就不可能再是純齊系文字。以齊系文字所製的鈐印，相應被劃稱為齊系鈐印。

『陳』字的寫法，早已有定論的戰國齊青銅器『陳純釜』、『陳曼簠』銘文作『陳』，齊國印文陶銘『陳戡』也作此形，齊『子禾子釜』銘文也作相類之形，戰國齊『十四年陳侯午敦』銘文作『陳』，載於《季木藏陶》的齊印文陶銘『王孫陳稜立事歲在左里故亳區』作『陳』，八十年代出土於山東鄒平地區的齊印文陶銘『句華□陳稜再鄙廩均亳釜鑒』作『陳』，皆為齊文字特有，與其他地區『陳』字之寫法迥異。根據『陳』字的這些寫法，可知戰國印『陳窋立事歲安邑亳釜』（圖712）、『陳樽三立事歲右稟釜』（圖713）、『鄭陽陳得三』（圖714）為齊器。它們鈐文字句格式和尺寸大小，與一些齊印文陶銘類同，它們應該是專門用於抑印陶文的鈐印，屬官方之物。在戰國鈐中，『陳』字作此類寫法的還有『陳吉』（圖767）、『陳肯』（圖768）、『陳□』（769）、『陳藏』（圖770）、『陳仕』（圖771）、『陳王』（圖772）、『陳順』（圖773）、『陳綏』（圖774）、『陳齒』（圖776）、『陳□』（圖777）、『陳玉鈐』（圖778）、『陳商□鈐』（圖780）、『陳□信鈐』（圖781）、『陳去疾信鈐』（圖782）等，也都可被證為齊系私鈐。其中『陳去疾信鈐』之『去』書寫中從『疋』，而齊國刀幣『節墨之去化』、『安陽之去化』之『去』皆不從『疋』，可知戰國時齊系文字『去』在書寫時有從『疋』和不從『疋』兩種寫法。

分析剛考得的齊系私鈐『陳王』（圖772）之『王』的寫法，其中心豎畫穿出頂端橫畫，與周進《季木藏陶》所載的戰國齊印文陶銘文『王孫□這右□故亳釜』、『王孫陳稜立事歲左里故亳區』之『王』寫法相合，僅見於齊文字。『王』字用這類寫法的戰國鈐均為齊系之器，如一九七〇